明會要

明會要卷五十七

永新龍文彬

# 食貨五

## 商稅

太祖初收官店錢卽吳王位減收官店錢改在京官店爲宣課司府縣官店爲通課司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

洪武初彰德稅課司稅及蔬果飲食畜牧諸物帝聞而黜之

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樂秩滿來朝上其考曰能恢辦商

税帝曰税有定額若以恢辦爲能是剝削下民失吏職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訊

十三年諭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税及纎悉朕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税罷天下抽分竹木場

先是戶部奏天下税課司局徵商不如額者百七八十處遂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覈實立爲定額至是吏部言税課司局歲收額米不及五百石者三百六十四處宜罷之報可已上食貨志

二十年戶部言天下税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

收爲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從三編

永樂十年令各處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體察課程凡有加倍增收及將瑣碎之物勒稅者治以重罪王圻考

洪熙元年增市肆門攤課鈔

宣德四年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不稅由是於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五倍已上食貨志

英宗初減稅鈔悉如洪武舊額三編

景泰元年大理卿薛瑄言抽分薪炭等匿不報者準船商匿番貨罪盡沒之過重請得比匿稅律帝從之

正德元年令蘆溝橋張家灣二司今後客貨就於彼處發賣者照例徵税經過者止令在京宣課司報税毋得似前重複已上王圻考

孝宗初御史陳瑤言崇文門監税官以掊克為能非國體乃命客貨外車輛毋得挨阻又從給事中王徽言取回撫湖荆州杭州抽分御史以府州佐貳官監收其税十三年復遣御史食貨志

倪岳疏祖宗舊制設有鈔關俱委各府通判等官管理行之百年雖不能無弊然課鈔亦未見虧盖通判等官職卑責重上受巡撫巡按分巡分守等官節制少有不才隨加

萬餘秦肥瘠視三省迴殊而稅額多至十萬即蒙恩減而已減之額尚浮於三省未減之額矣一曰牽誤邊餉之苦民止此財官司既督以賠稅自不能並力以輸邊計秦民十八年已輸過一百五十萬而坐逋邊餉則已二百四萬是此誤彼明驗不爽此包稅所以不可不罷也疏入不報

光宗立始盡蠲天下額外稅撤回稅監其派入地畝行戶人丁間架者概免之已上三編

天啟五年戶部尚書李起元請復榷水陸衝要依萬厤二十七八年例量徵什一允行之

崇禎初關稅銀每兩增一錢通滸八關增五萬兩未幾復

增二錢惟臨清僅半而崇文門河西務俱如舊戶部尚書畢自嚴議增南京宣課司稅額一萬爲三萬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以宣課所收落地稅無幾請稅蕪湖以當增數自嚴遂議稅蕪湖三萬兩而宣課仍增一萬三俊悔疏爭不能已十三年以度支日絀增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益困矣

凡諸課程始收鈔間折收米已而收錢鈔半後乃折收銀而折色本色遞年輪收本色歸內庫折色歸太倉已上食貨志

船料

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宣德四年戶部尚書郭資請

治兩京水道設關收鈔於是置漷縣濟甯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滸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三編）自南京至通州經淮安濟甯徐州臨清每船百料納鈔百貫及鈔法通船料百貫者減至六十貫

正統四年罷濟甯徐州及上新河船料鈔移漷縣鈔關於河西務船料當輸六十貫者減爲二十貫景泰元年于謙柄國令減至十五貫（已上食貨志）

成化元年罷蘇州淮揚臨清九江金沙洲等處船料鈔又

令各處船料俱錢鈔中半兼收

二年差主事二員於九江金沙洲監收船料鈔定爲則例

嘉靖六年革上新河鈔關已上會典

始時鈔關估船料定稅旣而以估料難覈乃度梁頭廣狹爲準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嘉靖中帝令以成尺爲限勿科畸零食貨志

塌房

初京師軍民居室皆官所給比舍無隙地商賈至或止於舟或貯城外駔儈上下其價商人病之太祖乃命於三山諸門外瀕水爲屋名塌房以貯商貨食貨志

洪武二十四年令三山門外塌房停積商貨分定各坊廂長看守貨物其小民鬻販者不入塌房投稅

永樂七年令京城官店塌房照南京三山門外塌房例稅銀一分已上王圻考

宣德四年塌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悉令納鈔食貨志

侍郎曹宏言塌房月鈔五百貫良苦有鬻子女輸課者帝令蠲除之同上

正統九年置官房於彰義門收商稅課鈔

景泰二年令大興宛平二縣於和遠店等塌房每塌房僉殷實大戶二名或四名看管巡視塌房御史務禁官店小

脚不得有攬納課程邀截客貨等弊已上王圻考

魚課

大誥詔所在湖池河泊地里辦集課程一定不易之所近年小人生事凡不係辦課所在將小溝渠灌溉池塘養魚池澤皆照地起科捘求無厭將取魚留網罩籠之類一概捘拏虐民如此今後敢有仍前奪取民採蝦魚器具者許民人拏赴有司議罪　又令所在湖池民舟經涉河泊之官敢有妄取水面錢者罪不赦　又令各處魚課有湖池堙塞坍塌無從採補累民包納者所在官司踏勘分豁

洪武十八年令各處魚課皆收金銀錢鈔

三十年令自懷慶以下至沙河口黄河兩岸聽百姓取魚
不收課程
宣德七年令湖廣廣西浙江魚課辦納銀者每一兩折鈔
一百貫
正統十年奏准雲南大理府所屬河泊所魚課米中半納
鈔
景泰六年令湖廣等布政司各委官取勘漁戸凡新造船
有力之家量船大小定課米編入册內以補死絶業戸課
額
天順元年令各處河泊所業戸逃亡事故者有司查勘以

新增船隻督綱照名補替

正德十五年奏准寶應縣原額魚戶專辦課鈔麻翎鰾料其別項雜差照舊除免已上王圻考

## 雜課

令甲所載凡客商匿稅及賣酒醋之家不納課程者笞五十物貨酒醋一半入官其造酒醋自用者不在此限

大明令凡買賣田宅赴務投稅除正課外每契本一紙納工本銅錢四十文不許多取已上王圻考

太祖初徵酒醋之稅洪武十三年詔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明年令以野獸皮輸魚課製

表以給邊卒 食貨志

十八年令魚茶酒醋礬硝鉛粉黑錫粉錫石膏窯課諸色課俱折收金銀錢鈔 會典

永樂元年奏准凡嫁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己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 王圻續

宣德四年令兩京蔬果園不論官私種而鬻者騾驢車受雇裝載者悉令納鈔及鈔法通減北京蔬地課鈔之半 食貨志

十年令稅課司添收麻油等物料

嘉靖十年令宣課司今後小民發賣瓜果蔬菜毋得取稅

二十四年題准煤炸免抽分已上王圻考

寶坻銀魚廠永樂時設穆宗時止令估直備廟祀上供及萬麻中始以中官坐採又徵其稅後并稅武清等縣非產魚之處增葦網諸稅食貨志

## 土貢

洪武元年四月蘄州進竹簟卻之命四方毋妄獻本紀

二十四年九月詔建甯歲貢上供茶聽茶戸採進有司勿與敕天下產茶之處歲貢皆有定額而建甯茶品為上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上以重勞民

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
筍〈王圻考〉
明初上供簡省郡縣貢香米人參蒲萄酒太祖以爲勞民
御之仁宗初光祿卿井泉奏歲例遣正官往南京採玉面
貍帝叱之〈食貨志〉
宏治十八年三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疏其略云南京進鮮
若青梅小竹筍萵苣菜宣州梨薑因高皇帝踐阼之初所
用故猶進奉供薦今京師果品蔬菜雪梨青杏比南京所
產者尤佳隨時供薦亦可將敬伏望將前項薦新如青梅
蓮藕宣州梨苔菜之類於中量免其楊梅枇杷鰣魚北方

不產者照舊進奉供薦

凡貢獻金銀器皿珍珠段疋等先日具奏次日進內府付

內使收受凡貢獻蘇木胡椒香蠟藥材等所在布政司郎

會同都司按察司官檢視物貨呈報數目差人解京

嘉靖四年甯波知府楊最言本郡僻處海隅地不產桑所

貢綺繒乞改貢價料從之

四十五年張翀疏停額外貢獻其略云查得會典內府織

造所用紅花於所產之處税糧內折收如山東河南二處

俱有定數而甯夏鎮總衙門所貢紅花非其所產不係令

甲之內特一時獻諛之臣以誤先朝前大學士楊一清嘗

請停免未得命旨遂爲厲階昔皇祖卻竹箄之進仁宗動色於黃鸚賈胡之奏英宗拒海浦馬駝之進祖宗典則具在皆當遵承伏願陛下亟爲停免凡不係有司額貢者不許貢獻以擾軍民已上王圻考

## 坑冶

金銀課　初徐達下山東近臣請開銀場太祖謂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不可開其後有請開陝州銀礦者帝曰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徵銀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也臨淄丞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帝黜之食貨志

永樂中蕭芳爲吉安知府吉水民詣闕言縣有銀礦遣使覆視父老遮芳訴曰聞宋季嘗有言此者卒以妄得罪今皆樹藝地安所得銀礦芳詰告者知其誣奏上帝曰朕固知妄也得寢宋禮傳

十三年差御史及郎中等官至湖廣貴州於辰州銅仁等處金銀場採辦金銀課

十九年差御史監生人等開辦福建浙江銀課

英宗即位令罷浙江福建等處銀課

正統十年令開雲南福建浙江銀礦已上王圻考

浙福之交故多銀場英宗初詔封坑冶福建參政宋彰浙

江參政俞士悅以盜礦日熾言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下三司議浙江按察使軒輗奏曰復開銀場雖一時利然凡百器用皆出民間恐有司横加科人心揺動其患尤深爲今之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盜自衰息朝廷是輗言乃止及礦盜葉宗留陳鑑等肆行刼掠給事中陳傅復請開礦乃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定歲課福建銀二萬一千餘兩浙江銀四萬一千餘兩雖比宣德時減半已十倍洪武時自是供億紛繁民困而盜益衆三編

景泰四年浙江銀場既開戸部奏福建建甯與之相連亦請併開從之後孫原貞奏臣覆視各銀場親臨各坑見坑

路深遠礦脈細微亦有堅石深泉之處實難開煎伏望仍前封閉乃罷同上

天順七年詔封閉各處坑場

成化七年令浙江福建四川雲南採辦銀課

九年奏准各處山場有新生礦脈者從各鎮巡三司等官勘實開採已上王圻考

十年戶部檄所司開黑山金場遼東巡撫彭誼奏永樂中太監王彥等開是山督夫六千人三閱月止得金八兩請罷之遂止彭誼傳　時命湖廣寶慶等郡採金歲役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僅得金三十餘兩撫臣劉敷奏請已之三編

宏治二年令封閉四川密勒山銀場王圻考

十三年雲南巡撫李士實言雲南九銀場四場礦脉久絶乞免其課報可四川山東礦穴亦先後封閉食貨志

正德十五年令雲南銀礦新興場并新開處所一律封閉

嘉靖十九年令四川建昌衛會昌衛及陝西甘州等處大黄山礦洞俱照舊封閉王圻考已上

三十四年十二月開四川山東銀礦實錄

三十五年五月丁亥遣左通政王槐採礦銀於玉旺峪六月己丑戸部主事張芹進山東寶山諸礦金二百十七兩銀二百兩有奇上以爲少命從實開取嚴禁官民隱匿侵

盜者上同

四十五年令浙江雲霧山場等處嚴加封閉王圻續考

隆慶初罷薊鎮開採南中諸礦山亦勒石禁止食貨志

萬麻二十四年營建兩宮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帝允之自是獻礦洞者踵至無地不開中使四出皆給以關防併偕原奏官往礦脉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而奸人假開採之名乘勢橫索民財有司稍忤意罪以阻撓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善宅則指爲下有礦脉卒役圍捕辱及婦女其横暴如此

二十八年鳳陽巡撫李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

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眾畔土崩小民皆爲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塡屋誰與守之不報已上三編

光宗即位以遺詔盡罷天下礦稅

崇禎九年十月丙申命開銀鐵銅鉛諸礦已上本紀

銅鐵課　明初唯江西德興鉛山有銅場其後四川梁山山西五臺陝西甯羌略陽及雲南皆採水銀青綠太祖時廉州巡檢言州界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帝不許

洪武六年置江西湖廣山東陝西山西各鐵冶凡十三所歲輸鐵七百四十六萬餘斤河南四川亦有鐵冶

十五年廣平吏王允道請開磁州鐵冶帝曰朕聞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軍器不乏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杖之流海外

十八年罷各布政司鐵冶末年復盡開令民得自採鍊每三十分取其一已上食貨志

正統初諭工部軍器之鐵止取足於遵化收買後復命虞衡司官主之春明夢餘錄

成化十七年令封閉雲南路南州銅坑王圻考

宏治十七年廣東歸善縣請開鐵冶有司課外索賂因以
致亂旋復討平
正德九年軍士周達請開雲南諸銀礦因及銅錫青綠詔
可遂次第開採
十四年廣州置鐵廠以鹽課提舉領之禁私販如鹽例
嘉靖三十四年開建寗延平諸府鐵冶
嘉靖隆萬間因鼓鑄屢開雲南諸處銅場久之所獲漸少
崇禎時遂括古錢以供爐冶焉已上食貨志

珠池

建文四年差內官於廣東布政司起取蜑戶採珠蜑戶給

與口糧考王圻

宣德三年錦衣衛指揮鍾法保請採珠東莞上曰是欲擾民以求利也乃下之獄實錄

宏治十二年命採珠於廉州舊制廣東珠池十年一採英宗始設中官監守天順間嘗一採之至是以中官請復有是命遂罷監守中官明書

時中人爲皇后治袍請開廣東珠池帝命內庫擇藏珠爲之而以責中人曰若不過欲自得珠不思困吾赤子耶明臣奏議王世貞疏

嘉靖八年兩廣巡撫林富言五年採珠之役死者五十餘

人而得珠僅八十兩天下謂以人易珠恐今日雖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給事中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正德間逆豎用事傳奉採取流毒海濱陛下御極革珠池少監未久旋復驅無辜之民蹈不測之險以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責以難足之數非聖政所宜有皆不聽食貨志

四十三年五月廣東進珠二千兩少之命戶部別選大者貢錄

隆慶六年詔雲南進寶石二萬塊廣東採珠八千兩神宗立停罷食貨志

萬厯二十六年六月兵仗局內使王朝奏開採廣東雷廉瓊三府珠池命李敬督原奏人採辦

二十八年太監李鳳進廣東珍珠二千四百七十三兩已上王圻考

廣東珠池自萬厯三十二年罷採至四十一年以指揮倪英言復開給事中郭尚賓極論其害不報通紀

市易

洪武元年令兵馬司并管市司二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并依時估定其物價在外府州各城兵馬一體兼理市司王圻考

二年令凡內外軍民官司並不得指以和雇和買擾害於民如果官司缺用之物照依時直兩平收買（通典）又令凡斛斗秤尺司農司照依中書省原降鐵斗鐵升較定式製造頒行各司府州縣（會典）既又令宮禁中市物視時估率加十錢（食貨志）又令天下府州縣各鎮市不許有官牙私牙一切客商貨物投稅之後聽從發賣敢有稱係官牙私牙許拏獲赴京遷徙化外

又定時估仰府州縣行屬務要每月初旬取勘諸物時估逐一覆實毋致虧官損民上司收買一應物料仰本府州縣照依按月時估兩平收買隨即給價毋致虧損於民（已上）

王圻考

二十六年定斛斗秤尺已有定式頒行各司府州縣收掌
務要如式成造印烙降給民間行用會典

仁宗初敕自今官司所用物料於所產地計直市之科派
病民者罪不宥

宣德八年令各處買辦諸色物料聽差殷實大戶齎價於
出產地方收買供用

九年令應天府買辦物料於都稅司支鈔給主已上王圻考

正統二年令買辦物料該部委官一員會同府縣委官拘
集該行鋪戶估計時價關出官錢仍委御史一員會同給

與鋪戶收買送納通典

九年令歲用果品廚料照舊支領官錢不許於存留糧內折徵王圻續通考

成化四年給事中陳越言光祿市物槪以勢取負販遇之如被刼掠大學士彭時亦言光祿寺委用小人買辦假公營私民利盡爲所奪請照宣德正統間例斟酌供用禁止買辦食貨志

嘉靖二十七年戶部言京師召商納貨取直富商規避應役者皆貧弱下戶請覈實編審給事中羅崇奎言諸商所以重困者物價賤則減而貴則不敢增且收納不時一遭

風雨遂不可用多致賠累既收之後所司更代不常不即給直或竟沈閣幸給直矣官司折閱於上番役齮齕於下名雖平估所得不能半諸弊若除商自樂赴奚用編審帝雖納其言而仍編審如戶部議食貨志

隆慶四年戶部條議恤商事宜言物價與時低昂而錢糧因時辦納若先期估計則貴賤無憑或倉場遠近所用多寡遥度懸斷豈盡合宜此後九門鹽法委官與十三司掌印官及巡青科道估價務在隨時定其價直其內庫監局召買物料亦倣此通典

## 市舶

洪武四年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船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王圻考）

七年正月戶部奏言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土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初設於太倉黃渡尋罷復設於甯波泉州廣州以通日本琉球及占城暹羅西洋諸國上以日本叛服不常獨限以十年之期計通市一次尋以海禁日嚴恐瀕海居民及守備將卒私通取賂并罷市舶司（實錄）

永樂初西洋剌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帝曰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

民豈以爲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
辱大體多矣不聽
三年以諸番貢使益多乃置驛於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
司以館之尋設交阯雲南市舶提舉司接西南諸國朝貢
者
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設宋素卿分道入貢互爭眞僞市舶
中官賴恩納素卿賄右素卿宗設大掠甯波給事中夏言
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
二十八年浙江巡撫朱紈言長澳諸大使林恭等句引夷
舟作亂而巨寇關通射利因爲嚮導躪我海濱宜正典刑

部覆不允而逼番大猾紈輒以便宜誅之御史陳九德劾紈措置乖方專殺啟釁帝逮紈聽勘紈既黜姦徒益無所憚外交內訌釀成禍患汪直徐海陳東麻葉等起而海上無甯日矣已上食貨志

四十四年九月巡撫浙江劉畿言甯波故設市舶以通貿遷前以近海奸民規利啟釁爰議裁革今人情狃於近利輒欲議復不知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為艱此釁一開島夷嘯聚禍不可測市舶之議遂寢王圻考

隆慶四年宣大互市復開

萬厤時崔景榮巡撫甯夏歲市費不貲景榮議省之在任

三年僅一市而已其後延鎮吉能等挾款求補市卒勿許歲省金錢十餘萬崔景榮傳

馬市

洪武二十四年哈瑪爾請開馬市於延安綏安平涼等衛上曰番人黠而多詐互市之求安知非藉以覘我利其馬而不虞其害所喪必多宜勿聽西域傳哈瑪爾舊作哈梅里

永樂四年三月甲午設遼東馬市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五里一在廣甯皆以待朶顏三衛既而城東廣甯皆廢惟南關市獨存

正統三年因巡撫盧睿請設大同馬市十四年額森貢馬

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馬價額森大舉入寇遂致土木之變已上食貨志

成化十四年陳鉞撫遼東復開三衛馬市繼令入市開原廣寧等處通典

十七年十月申嚴遼東馬市禁例昭代典則

嘉靖三十年以總兵仇鸞言開馬市宣府大同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奏言十不可五謬楊繼盛傳

三十一年諳達以羸馬索厚直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之去帝惡之詔罷馬市三編

萬厤二十三年開遼東義州木市二十六年從巡撫張思忠奏罷之遂並罷馬市

三十九年復開馬木二市後以爲常已上食貨志

明會要卷五十七終

# 明會要卷五十八

永新龍文彬纂

## 兵一

### 京營

五軍都督府　初太祖建統軍元帥府尋改大都督府京城內外置大小二場分教四十八衛卒十三年分前後中左右五軍都督府

三大營　一曰五軍營永樂八年北征分步騎爲中軍左右掖左右哨亦謂之五軍旣旋師則仍五軍營之名營兼步馬隊一曰三千營得邊外降丁三千立營分五司隊皆

騎一曰神機營征交阯得火器法立營肄習營有中軍左右掖哨如五軍隊皆步各督以公侯伯二曰提督而諸分理官曰坐營曰分司已上世法錄居常五軍肄營陣三千肄巡徼神機肄火器大駕征行則大營居中五軍分駐步內騎外騎外爲神機神機外爲長圍周二十里樵採其中三大營之制如此兵志

自三大營立五都督府雖仍舊制其掌府者治常行文書而已非特命不預營事三編

宣德五年以成國公朱勇言選京衛卒隷五軍訓練明年命科道錦衣官覈諸衛軍數巡視京營昉於此帝親征高

與及巡邊破烏梁海皆以京營取勝焉史稾

十團營　景泰二年兵部尚書于謙以營政久弛京軍分隸三營各爲教令臨期徵發挑選湊撥兵將不相習請選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五團營明年十二月謙又請益兵五萬并前五營爲十團營監以內臣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人爲提督其餘軍歸本營訓練以衛京師名曰老營三編

十二團營　英宗復辟罷團營憲宗即位用會昌侯孫繼宗言於五軍神機三千營選壯勇官軍一十二萬分立十二營而區其名有奮耀練顯四武營敢果鼓效四勇營立

伸揚振四威營各命侯伯都督等官坐營團練命繼宗同太監劉永誠總管提督毎遇操時仍遣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察憲章錄

成化二年正月罷團營命還歸三營分一等次等訓練尋選得一等軍十四萬有奇帝以數多仍令分十二營團練名其軍曰選鋒不任者仍囘老家以供役同上

二十年立殫忠效義二營練京衛舍人餘丁未幾從御史言糜費無益令選入團營餘罷之世法錄

憲宗在位久京營特注意然缺伍至七萬五千有奇大率爲權貴所隱占又用汪直總督團營禁旅專掌於內臣自

帝始也兵志

宏治二年馬文升爲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時營軍久苦工役成化末余子俊嘗言之文升復力陳不可又請於每營選馬步銳卒二千遇警徵調且遵洪永故事五日一操以二日走陣下營以三日演武從之同上

承平既久兵政廢弛文升嚴覈諸將校黜貪懦者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或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緝捕給騎士十二衛文升出入馬文升傳

十七年帝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劉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衞納京

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衛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行（大夏傳）大夏復奏減修乾清宮卒內臣謂其不恤大工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士司馬職也帝納之

武宗即位十二營銳卒僅六萬五百餘人稍弱者二萬五千餘人給事中葛嵩請選五軍三千營精銳歸團操而存八百餘人於營以共役惠安伯張偉謬引舊制以爭事遂已隱占如故

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反太監張永將京軍往討中官權益重（已上兵志）

東西兩官廳　正德七年十一月邊將江彬等請調邊軍入衛於是集九邊突騎家丁數萬人於京師名曰外四家立兩官廳選團營及勇士四衛軍於西官廳操練九年所選官軍操於東官廳自是兩官廳軍為選鋒而十二團營且為老家矣兵志已而詔改團營西官廳為威武團練營以江彬許泰等提督之別擇地為團營教場給事中汪元錫言拓地則擾民興工則費財力以朝廷自將之軍而彬等概加提督則僭名分不從汪元錫傳

世宗立選文臣知兵者一人領京營

嘉靖十五年都御史王廷相提督團營條上三弊語頗切

中紀上
兵志

戎政府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吏部侍郎王邦瑞攝兵部因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營變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寖不如初然額軍尚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敵騎深入戰守俱困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盡提督以下諸官多世冑紈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遣官精覈帝是其言於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更三千曰神樞設戎政府總督京營武臣

以仇鸞爲之協理文臣以邦瑞充之其下設副參等官二十六員又從部議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哨四威營歸左右掖各設坐營官一員爲正兵備城守參將二員備征討兵志

故事五軍府皆開府給印主兵籍不與營操營操官不給印戎政之有府與印自仇鸞始鸞選各邊兵六萬八千人分番入衛與京軍雜練復令京營將領分練邊兵於是邊軍盡隸京師塞上有警邊將不得徵集邊事益壞鸞死乃罷同上

隆慶四年二月大學士趙貞吉言舊制內外衛兵分隸五

府永樂時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爲三大營其實皆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發而聚之爲營既歸卽當散還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而不散者以當時常有戎嚴征伐之事故不暇耳然猶以五軍名營實未變五府之舊制也洎至正統末年變爲十團營矣宏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矣正德間又增置東西兩官廳矣然舊營之制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建議於五府之外特設戎政府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而授之仇鸞於是祖制大壞臣竊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

驟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蓋將才難得以一人統十萬之眾非韓白不能以十萬眾分委之數人則稱職易耳請將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訓練而以文臣巡視之加賞罰焉收戎政府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敕挂印而命將於閫外事完則繳敕納印而歸將於營中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隨所用而無不宜矣疏入詔下廷臣議尚書霍冀與貞吉不協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言强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爲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

文臣爲總理報可於是三大營各設總兵一副將二其參佐等官互有增損各均爲十八而五軍營兵均配二營以侯伯充總兵官尋改提督又用三文臣亦稱提督自設文武六提督後各持意見遇事旬月不決給事中溫純言其弊乃罷仍設總理協理二員貞吉不能爭三編文彬按憲宗即位立十二團營成化二年罷三年復貞吉此疏云宏治年間加爲十二團營誤也

萬厤二年從給事中歐陽柏請復給戎政印汰坐營官二員兵志

五年巡視京營給事中林景暘請廣召募以實行伍務足十萬之數立選鋒以倡勇敢務足四千八百人總督京營

伯楊楷覆奏增選鋒二百人報可史稾

三十六年戎政尚書李化龍以京營根本奏陳十一濫十二苦十九宜敕下部議卒無所振作化龍傳

總督京營伯趙世新請改設教場城內便演習太常少卿胡來朝請調京軍戍邊可變弱為强皆無濟於用兵志

崇禎二年協理戎政侍郎李邦華加兵部尚書時戎政大壞邦華先陳更操法湏練選改戰車精火藥專器械責典守節金錢酌兌馬練大礮九事京營故有占役虛冒之弊邦華覈還占役萬清虛冒千三大營軍十餘萬半老弱故事軍缺聽告補率由賄得邦華必親校非年壯力强者不

錄自是軍鮮冒濫三營選鋒萬壯丁七千餉倍他軍而疲弱不異邦華下令每把總兵五百月自簡五人年必二十五以下力必二百五十斤以上技必兼弓矢火礮月一解送補選鋒壯丁之缺自是人人思奮三大營領六副將又分三十六營官以三百六十七人計所用掾史皆積猾邦華按罪十餘人又行一歲二考察之令自是諸奸爲戢舊制三大營外復設三備兵營營三千人餉視正軍而不習技擊益爲豪家隱冒邦華覈去四千餘人又汰老弱千疏請歸併三大營不另設由是戎政大釐諸失利者銜次骨而怨謗紛起言官交章論列遂罷歸自是代者以爲戎率

因循姑息戎政不可問矣李邦華傳

南京營

永樂北遷始命中府掌府事官守備南京節制在南諸衛所

宣德末設參贊機務官景泰間增設同守備官已上兵志

景泰元年命王驥總督南京機務南畿軍素偷惰驥至以所馭軍法教之王驥傳

成化末命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視五部特重兵志

嘉靖二十四年於南京置振武營簡諸營銳卒充之益以淮揚驍捷者用防海警從尚書張鏊議也然振武營卒多

無賴子督儲侍郎黄懋官稍裁抑之遂譁毆懋官至死事聞褫懋官官止誅叛卒三人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世法錄

隆慶元年七月罷振武營以其卒分隸二教場及神機營同上

萬厯十一年正月參贊尚書潘季馴言操軍原額十有二萬今僅二萬餘祖軍與選充參半選充例不補營伍由是虛請如祖軍收補已而王璘代季馴言大小二場新舊官軍二萬三千有餘請如北京各邊三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枝每枝分中左右哨得兵七枝餘置旗鼓下備各營缺從

侍衛上直軍

明初置拱衛司領校尉隸都督府洪武二年改親軍都尉府而設儀鑾司隸之十五年罷府及司置錦衣衛所屬有南北鎮撫司十四所所隸有將軍力士校尉掌直駕侍衛巡察緝捕已又擇公侯伯都督指揮之嫡次子置勳衛散騎舍人而府軍前衛及旗手等十二衛各有帶刀官錦衣所隸將軍初名天武後改稱大漢將軍凡千五百人力士先隸旗手衛後改隸錦衣衛及騰驤四衛校尉原隸儀鑾司司改錦衣衛仍隸焉

永樂中置五軍三千營增紅盔明甲二將軍及叉刀圍子手之屬以備宿衛掌領率公侯伯駙馬等官官六員世法錄居常當直將軍朝夕分候午門外夜則司更共百人而五軍叉刀官軍悉於皇城直宿掌侍衛官輪直日一員惟掌錦衣衛將軍及叉刀手者每日侍尤嚴收捕之令及諸脫更離直者已上兵志

宣德四年有將軍擅帶刀入直上曰昔唐長孫無忌入閤忘解佩刀以勳戚乃免今若輩何人擅帶刀入侍其令都察院同錦衣衛推問主者以聞必罪毋赦

正統間御史言上直將軍多有夜攜金牌外宿因而私料

盜賊混入朝門爲害不細宜令所司嚴爲點閲從之

弘治元年兵部郎中陸容疏請重禁兵謂國家上直用衛士操備有營軍卽古南北軍遺制今營兵頗覺偏重而宿衛之兵顧若贅旒宜以時蒐補練習用戒不虞先是諸衛士上下直則於京營團操月三日而錦衣衛將軍自爲一營如例訓練至是稍耗廢故容奏及之已上世法錄

嘉靖中錦衣衛匠餘陳岳輸金求遷部授本衛指揮僉事子孫襲一世給事中楊日新言國家錦衣之職非特恩不授無軍功不襲縣官卽急財何至藉工匠餘貲濫朝廷名器乃改岳千戶而奪部司員俸

萬厯間直衛官軍多占役賣閒隱匿雇替於是定例離直不到者奪月糈有差

天啟元年二月帝御文華門有直駕校尉突出陳奏語多悖謬下法司鞫問因敕部院申飭守衛朝儀禁仗並諭錦衣衛嚴察旗尉名籍按驗明白方許執牌應役已上史稾

皇城守衛

凡守衛官軍分定皇城四門等處地方各領銅符收掌守衛遇巡城官至將銅符比驗相同方許點閱王圻考

洪武初命守衛都督官日輪一員領符牌於內直宿且發諸衛士卒三日一更番又定門禁法凡內臣出入悉令

合符其有以兵器雜藥入門者論如律失察者罪同每駕
出則用御史一人察視
六年更造守衛金牌凡隨駕應直宿衛官及將軍俱佩之
二十七年諭兵部臣曰自古君天下者立兵衛任將帥申
明約束以嚴守衛而皇城四門尤重邇來將佐怠於鈐轄
致有離析隊伍覓代他人或操之過嚴使不得休息夫人
竟日勞苦暴露於外至不能有父母妻子而責令奉公無
過豈爲上馭下之道哉今朕親著爲令凡有事關不得已
者許上聞放歸事已復直其無事欺誑及當直離次或雇
貸者治之已復申皇城之禁凡朝參門始啟直日都督將

軍及帶刀指揮千百戶鎮撫散騎舍人入然後文武官以次入諸出入內臣銅符守衛官不加比驗者悉治以法民有事陳奏不許固遏

永樂中因尙書方賓言守衛軍不足命調羽林濟川洛陽燕山四衛軍相參宿直已又改造衛士懸牌以銅爲之

洪熙初親軍缺伍衛士多不獲代帝命選他衛軍守端直諸門俟親軍補伍如舊

宣德二年新建伯李玉言衛士多羸弱請簡精銳以充上可其奏命於五衛軍選補凡一千三百餘人

正統四年御史言守衛官軍當於未明時應直以待辨色

始入已上世法錄

宏治十年兵部尚書馬文升疏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守王宮主禁衛北軍護京師聽征討各有所掌而南軍尤託以心腹我太祖法古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爲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以備征討即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置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敕大臣揀選操練令更番直各門官爲鈐束出入從之三編

正德初令留守衛日輪指揮五員督內外夜巡軍而兵部郎中主事各一人同御史錦衣帥稽閱毋攝他務世法錄

嘉靖六年尚書李承勛奏京師天下之根本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居守環列周防鍵閉其制甚重今京軍將領多膏粱債帥卒徒多竄名影射失今不治恐寖失居重馭輕之權昔周勃仗北軍之强乃能制產祿之死命李林甫壞府兵之制而范陽之變莫可救藥殷鑒不遠患須豫防乞下兵部嚴爲選擇以壯根本明臣奏議

七年增直宿官軍衣糧五年一給兵志

萬厤中門禁益弛衛軍役於中官每至空伍賃市兒行匄應點閤叉刀紅盔日出始一入直直廬虛無人末年有失金牌久之始覺者同上

四十三年五月御史牟志夔請飭皇城以內四門內臣出入必稽啟閉以時毋撓巡視之權因諭門禁本宜嚴密令該部及巡城科道官通飭嚴加盤詰仍著廠衛巡捕衙門及守門官員密切體訪擒拏奸宄三編

京城巡捕

洪武初置兵馬司稽察奸僞夜發巡牌旗士領之覈城門扃鐍及夜行者已改命衞所鎮撫官而掌於中軍都督府永樂中增置五城兵馬司兵志

宣德初京師多盜都城諸門增候卒五百人兵馬司給卒百人相兼夜巡成化中命錦衣官同御史督兵馬司緝捕

末年所司奏撥給團營軍二百人併捕賊從之
宏治五年設把總都指揮職巡捕又三年寇警敕內外城守官嚴加稽察而廉其怠玩溺職者
正德中增選邏卒至四千人特置參將以署都督桂勇爲之已上世法錄
嘉靖初巡捕官軍增至五千又十選一立尖哨五百騎厚其月餼命參將督操而監以兵部郎兵志
萬歷十二年從兵部議京都內外盜發自卯至申責兵馬司自酉至寅責巡捕官賊眾則協力捕剿及後軍額倍增而士馬實凋弊不足用盜賊縱橫至竊內中器物獲其檔

究竟不能得也同上

四衛營

永樂時以迤北逃回軍卒供養馬役給糧授室號曰勇士後多以進馬者投充而聽御馬監官提調名隸羽林身不隸也兵志

宣德六年專設羽林三千戶統之凡三千一百餘人尋改武驤騰驤左右衛稱四衛軍選本衛官四員爲坐營指揮督以太監別營開操稱禁兵同上

成化中令兵部覈其數無得冒濫即絕例不清句有戶丁告補者必審實始得收役著爲令世法錄

宏治十八年廷臣言四衛軍詭冒者衆宜遣官覈實旣而兵部奏勇士萬一千七百八十人旗軍三萬一百七十人歲支廩粟五十萬之多請如前覈議從之世法錄時兵部侍郎熊繡受命清覈未竟而孝宗崩朝政漸變繡力持不顧得詭冒者萬四千八人熊繡傳

武宗即位中官甯瑾乞留所汰人數言官持不可下兵部議尚書劉大夏言四衛軍士多四方逋逃冒充禁兵耗費國用先帝特命稽覈歲省金錢數十餘萬百年宿衞一旦廓清今德音猶昨莅事者輒敢壞沮之大不敬請如給事御史言仍治瑾等熒惑之罪不聽其後遂遣四衞勇士隸

西官廳聽操 世法錄

四衛營改編各衛者奉詔撤回而各衛遺籍仍支糧廒倉儲八十七萬餘石御史程啟充力言之冒支弊絕程啟充傳

世宗嗣位詔自宏治十八年存額之外悉從裁革越五年中官請如團營例選四衛餘丁補額兵部言自宏治十八年清稽後存者數多使皆在直供役有餘無如主者脫責何耳宿武廟時率用賄投充規免差徭糜費數百萬計皇上痛革斯弊曾幾何時而復自啟之且抽選壯丁百年來無此故事兄監軍直役最簡比之團營勞逸緩急萬有不侔若比例抽選冒濫之弊將復見於今無補國家萬一而

徒爲太倉之蠹臣愚未見爲可不聽世法錄

嘉靖七年兵部尚書李承勛請以四衛屬部覈詭冒制可

中官言聶彰義門破額森東市鄉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

故易集隸兵部不便承勛言彰義門之戰禍由王振東市

作賊即曹吉祥也帝卒從承勛議歸兵部李承勛傳

戶部言四衛弊竇日滋今後補役宜行兵部審覈而後支

糧其考選點閱之政一同他衛從之世法錄

十六年又命收復登極詔書所裁者凡四千人後五年內

臣言勇士僅存五千餘請令子姪充選以備遊警部臣言

故額定五千三百三十人八年清稽已浮其數且此營本

非爲備邊設者帝從部議然隱射占役冒糧諸弊率如故萬厯四十二年給事中姚宗文點閱四衛營言官軍三千六百四十七僅及其半馬一千四十三則無至者官旗七千二百四十止四千六百餘馬亦如之乞下法司究治帝不能問

天啟末巡視御史高宏圖請視三大營例分弓弩短兵火器加以訓練至莊烈帝時提督內臣曹化湻奏改爲勇衛營以周遇吉黃得功爲帥遂成勁旅出擊賊輒有功其得力出京營上云已上兵志

幼軍

洪武時府軍等衛皆有習技幼軍永樂十三年爲皇太孫特選幼軍置府軍前衛設官屬統所二十有五職官志

永樂十年四方送幼軍數萬至悉隸薛祿操習之薛祿傳

宣德八年以幼軍聽操者不足三丁至七八丁者選一餘聽治生給軍裝正軍有故即令補伍毋再句攝兵志

正統初給事中年富上言府軍前衛幼軍本選民間子弟隨侍青宮今死亡殘疾僉補爲擾請於二十五所内以一所調補勿更累民年富傳

明會要卷五十八終